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二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萃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叅閱

王槐野存笥稿

書

王維楨

奉大擴王先生

貴州版苗

貴州漢西南夷也、漢竭才力、鈍士馬而有之、乃後至馬援而定、蠻俗効貢、比于內地、考馬援定夷故事、在

順俗與治。大犯則創。小犯則畧。不與犬羊爭勝。此若
汲寒泉。止沸湯。就須吏之效。貽數百載之安。今苗族
橫戈掠境。固彼恒事。至煩請 詔命將騷動連壤之
師。恐張虜氣而搖其志。以爲我可患中國。中國備我。
方逆苗竊發。直用一將帥之力。十日之勞。可以灌堯
熄毒。顧湖廣貴州。各接二境之有司。兩伺莫先聞。故
至此門下。前在職方。號稱識畧過人。而沉毅廉慈。又
足附衆死士。卽滅此何有。權分于二省。事牽于內制。
卽伏波更來。莫有效也。審時相機。約兩國之師。戮力

直前以批難而解紛，此惟門下勇裁之耳。今爲中國患者，不在西南，在北狄。西南之兵，豫期可收。北狄之憂，歲謀人作，奏功之日未見。夫制狄與苗異，苗叛則自樂然不服，服卽不叛。狄乃不然，去來來去，不可要結，不可盟信。言邊事者，紛集如品，卽口以成事，實績鮮睹也。

與許少華中丞書

經理昌平

今翁爲陵國守吏矣，邊疆守臣能拒虜勿入，則內地寧。翁亦晏坐府中，不得豎竒揚烈也。假令東有薊州之警，西有居庸之難，寢邑地重，主上關情，所藉以

保衛者翁也。倉皇告急，計將安出。楨以事貴，豫圖變。

須早見傳聞紅門以內巖谷層複。其徑道可通往來。

丙子虜突至昌平

乃從周道入也

者甚衆。塞鐔削垣，截山斷澗，視要害最甚者，則請置。

戍守之。又必躬涉險阨，登觀降望，斯區裁得體而設。

施弗謬也。近世宦情，苟得善所，輒用爲悅，不則怏怏。

此無他，計便安，要聲利也。昌平城瘠薄，部吏星稀，人。

士皆知之。然亦可以養節完名。大臣身任疆場，豈得。

顧私願哉。諸陵邏卒，逃匿居半，與團營之兵同勾稽。

補伍，倏集倏散，無裨實効。與團營之兵同汰嚴，則波。

瀾。喧。口。然。竟。不。爲。患。寬。則。苟。安。一。時。而。有。卒。然。之。憂。
斯。兩。者。相。去。遠。矣。不。可。不。審。也。且。事。固。有。難。難。在。時。
勢。耳。至。權。度。時。勢。者。人。也。卒。誘。之。難。坐。不。爲。理。可。乎。

答姜僉事書

倭奴

自鄙人入南中，客爲稱足，下賢者蓋百數，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唯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運帷幄之籌，而又有湯叅將者，與之戮力奮鬪，乘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

不能一中高墉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令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悞軟。不與犄角。獨海鹽伉。以故數至。圖傷之。奉常鄭公。海鹽人也。爲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今驗。非謾語也。初寇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亡。徒扃縣門。聞無人。邑中人見令亡。立盡奔竄如雲雨散焉。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而令還。寇復至。令輒復亡。寇過縣門。仍扃無人。乃始排門入。吹火燒廨。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甫

還寇俄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尸高者丘陵，卑者谿澗，爲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搨虛囊去矣。夫寇三至上海，輒得意去，及三至海鹽，皆燥唇乾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太倉被創，在上海後，太倉人爲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艦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太倉守臣怖于卒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乘城，守臣從謀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有以事白者，第瞪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頃之稍定。

則又朴擊施威用。蓋其陋若是。則太倉柰何不殘。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備太倉。且不啻守海鹽。其智畧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創。然未有與寇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益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巡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據。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喙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搖于邪說。悚于後患。有作輒

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閉橫行而莫之遏也。以余觀今日之勢，參彼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柰何。至爲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算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改巡視爲巡撫。

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以福建附屬之。

今直隸亦帶提督銜，守務均則自後寇時爲浙開提

既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

酒而設至今切之也。

聽料理，遠徵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此一，今疏請置

總兵叅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爲當

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叅將列砦分屯

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蟻結。有警則督所向。分戍
叅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則
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汰網之弛。特甚。乃
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誠取軍法。戮不軌之民。
則誰其通夷而跨海。鋤貪暴之吏。則民安。又誰其甘
心棄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練兵卒。算軍食。之兩
者。固稱要領。則旣立撫臣。撫臣自舉之。旣立總兵。總
兵自舉之。此謂漑其根而枝葉自庇者也。凡今吳越
不必舉也。若帶舉之。則長無事矣。

兩地戰卒。皆閭閻好騁子弟也。彼其醉呼于市中舞

拳以示力。一見勅敵，卽奉首窟矣。頃聞寇兵鳥舉，倏而東，倏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令曰：有警至，卽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創賊，令憚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王思質者，鄙人雅所禮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之日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撓不使寧，是亦一奇也。他口雖啾啾，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懾者，嗷嗷効兒女子爭言，亟于相勝，豈豪傑任事之槩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昧子語耳。有

識者不與理也。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今王公所焚
蕩者。賊壘也。安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
首。驟詰禍因。祇以構怨深讐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
王公爲道區區如此。

策

安邊

問我國家建都北平。以宣大薊州爲肩背。以遼東
爲左臂。謂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也。故先
朝謀臣於此數鎮恒注算焉。正德中北虜突入。宣
大寇白羊。南通居庸近矣。已而見我軍三面至虜

輒遁去、卒無所得、于時兵何卒、辦將何卒、良至今
人有傳其事者、可爲訓乎、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
射傷裨將、桀矣、本兵請使責問、求執其子、償其罪、
以明 朝廷之威、自是朶顏諸部、畏威奉貢、何謀
以制之也、成化末、海西建州諸夷、數犯遼東、守臣
議主撫、本兵議主剿、卒用本兵議、興師伐之、遼東
以寧、由是言之、則主撫者非矣、乃復有言剿之非
者、何哉、今朶顏諸部、海西諸夷、往往竊發爲二境
患、非虜益、驚悍莫禦、故就爾諸士、訊所聞而知者、

以裨邊計。苟有自獻而足效者，卽不襲故計可也。愚聞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卽選大將一人，叅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旣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卽遣所選將所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皆至。諸軍旣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

伺我懈而與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卽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叅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卽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惧服如令。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

而弗忍唾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意不絕。漢好卽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畏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死。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剿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剿必啓釁。撫之宜。詔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赫赫燁燁。威振殊俗矣。夫女直嘗起海西。

據中土。非細物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剿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譏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入之境。斯馭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也。夫謀臣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爲之計利害。籌多少。視遠視近。較彼較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舉也。不可譖奪。不可禍怵。迅往迅邁。飄飄乎若鷲鳥之搏也。若峽水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鮮隳事。後至者弗可弗稽也。夫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

繩墨巧者也。上醫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神者也。兵亦若是而已。頃歲以來，朶顏諸部恒出兵以撓薊疆，不宜置之不問。且國家所以懷夷者甚厚，而久授爵降印，世世弗替，乃復和親北虜，市外交，而恐喝疆場之臣，以要賞益貨，否則來侵，弗可狃也。可及其來朝諭之禍福，戒勿負恩，絕好其撓邊甚者，按依前事，固求其人罪之。卒之蒙罪者少，被賞者多少不勝多。則威不勝德，不傷國重，不起禍階，則朶顏可常服也。海西諸夷，屋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虜

同。蓋兼二俗有之。兼二俗則易制也。

今奴亦屋。昔下

作而日益強者。聞之。務將云。搗巢。可行于西而不

內顧重。內顧重。則搗巢之令得懈其奸。且彼內附久

可行于東也。

則信義可責。於其來侵。時出銳師。以逆境上。名曰搗

巢。按且勿進。令來歸義。兵乃解。比既歸義。則要取盟

誓文書。以持後事。夷即難信。結我將兵之有詞也。如

此。則勦存撫情。撫寓勦威。海西夷可常服也。至若北

虜。制之固有舊筭。而効卒罕睹。何者。庸將先失之。懦

將後失之也。何謂先失之。虜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

集也。又其性儇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倏東倏西。疾

於鳥舉。此彼醜恒態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卽發符
徵兵。分地據守。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
盛振金鼓。示形以必不可犯。示間以必不可乘。虜衆
望見。憚不敢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
令穿塞而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能照
謀不能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旣入塞。或合十
萬之衆。結爲一營。而我軍數萬。分爲數處。勢不相當。
若有能辨此者。雖時之亦不入也。
安可進取。惟得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
及旣出塞。輒各分散。不相顧藉。苟俟之歸路。豁谷之

間阨塞之處。伏兵邀擊。奮獲畜產。卽以其半與之。宜大之人。習勇好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令十來十歸。窮來富歸。虜無遺矢。缺戕之勞。而安取漢財。如索諸寄。故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慚禍求全。故曰懦也。且彼旣僨事矣。而始罪之。罪之當也。無救于僨也。故選將恆談。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將則莫如守臣。自薦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得良將。則外有與。本兵得良將。則內有恃。殆無憂制虜之術矣。雖然。本兵守臣。此兩臣者。尤要也。尤要

則尤宜擇也。是故天子內擇本兵，非有識者弗與也。外擇守臣，非有識者弗與也。兩臣者起而應擇內者，量方未能勝，弗敢舉也。外者量勢未能運，弗敢任也。上擇固精，下量又審，則才者處權，才者處權，而疆圉之不回者，無有也。本有他長，授以樞管，則川非其能用，非其能而責疆圉之必固，安有也。故兩臣先識無識者，弗可與也。彼王恭襄、馬端肅者，並以識勝，不識其識，則不用其謀。故貴有識者，又貴識識者，何也？百年之計，不可以目前効，而見在矚睫者，謂迂也。獨

丁王伯安許以識勝也

若無文曰之子，則莫從之，皆漢之

賄之計不可令衆庶見而不得其指者謂詭也持重
之計似怯趨時之計似輕勝計作敗反計佯與凡此
皆難識故有識之士恒爲不識者擊之識者一明其
指以示無他則謀泄事去與無識同歸矣是故孔子
譏不密管仲戒漏言兵且歷境敵國不知其向終日
治旅左右不測其爲納之死地猶如用我者置之安
利猶如危我者故兵事稱機謂發乎此應乎彼利害
迅疾効如去矢胡可泄也胡可漏也此則有識者任
兩臣而擇此焉可也

序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遼東兵備

天子踐阼之二十年，虜酋大入，寇太原，其明年復入，更進趣利，守臣不能禦，令得志引去。天子怒，悉法守臣，有司奏自今緣邊置守，咸以西北人承之，謂西北人忠敢有濟，遇難不回，不專以習邊云。當是時，秦人爲刑部員外郎者二人，蒲子仁伯，黃子叔卿，於是遂用仁伯爲山西按察僉事，二子有友王生維楨，謂黃子曰：仁伯固晉往，然且及子，居無何，遼東兵備缺。

吏部遂以叔卿請疏曰。臣觀虜寇晉鄙。再得利甚鉅。今聞守不至。然性貪。意必窺覲。得所欲。夫遼東者國左臂也。北鄰東胡虜。如要約束。東胡合兵內嚮。則禍中遼東。遼東若守虜既阻于西。復閉于東。勢不絕。漠而北不得也。然本在任人。臣謹擇可者。莫若黃員外。令員外爲僉事。以山東銜備遼東。寬則聽訟儲糧。練兵課勇。急則從軍擊胡。逆來遮往。如此則官省而政一。事豫而變消。於計便。疏上。乃詔僉事往。舉職盡如吏部請。然黃子深中篤厚。衆心比附。蒲子哲偉有猷。

受事輒立，二人者性行雖異，於今拜咸稱王生日，余聞諸邊人云，漢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能者反爲胡攻漢，問之則謂漢賦法繁重，人無寧處，而胡俗自便，以故苦漢而安胡，不嫌負德，不羞逆節，夫胡至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是故隆城浚湟，易踰也，利劍長戟，易折也，卒不得恃，誠欲保境攘亂，興造緒業，唯在愛養拊循哉。唯在愛養拊循哉，其時蒲子使在外，乃卽使所拜僉事，不得與語，獨以語黃子，諸與黃子游者，多謂王生言是，黃子秦之咸寧人，咸

寧人有何氏許氏並爲都御史罷歸有靖虜材乃因黃子而感及二氏黃子先爲工部後歷刑部皆有狀不著著今所以命官者云。

贈侍御齊公再考序

禦虜

齊侍御者遼東人也其方近塞而與東胡隣其俗尚飛纓走馬其人講于戈戰陣之事禽敵封侯之業乃侍御齊文顯豈非士所謂兼才者邪始舉進士除蒲城令會胡居西方者寇邊邑大掠去令爲蒲城埋城郭選守卒而時時論制狄之技無長于砲火利于五

兵已又調咸寧。是在嘉靖己亥庚子之間。邊將有私其策勝虜者。於是秦之人第知咸寧令良令也。而不知令夏武也。既爲侍御。持節按山西。山西苦胡患者連數歲。聞侍御來。百姓相謂曰。意甦我者。必齊乎。侍御至。果以爲大創之餘。無用密法痛之。乃捐徭賦。寬獄訟。扶傷舉仆。與百姓復始。久之定。乃始明法申令。鉏有司之爲厲者。山西大安至檄諸邊制狄之畧。大槩言繕垣。增兵制噐三事。具若爲令。時所講云。侍御出入中外。凡六年。及再考。臺大臣考侍御者。畧上考。

最稱練識兵謀足當異時一面之寄嗟嗟固知臺大

臣非溢言矣考之年爲戊申是秋虜本謀犯宣大虜

謀者言宜大墻新成又峻不得絕虜之畏亦不專且約犯遼東曰自

在虜之有無

遼接薊無墻往得縱語聞侍御因修前議奏曰臣今

竊聽胡謀寇遼東遼界廣力稀不能獨應必借援他

軍夫虜歲入歲援歲費胡馬三返而倉帑已虛費雖

耗而害不息非良計也臣願接宣大而東因山爲障

其地平築堵高與山半卽虜至不得直犯可省調集

供奉之煩且令負墻處者倚而耕作牛羊放縱靡患

侵驅此

而據者又甚言築塹如飄沙大非計也

則暫費永寧計便而利長可施也及陳增兵

制噐率詳備委折茲不盡記焉士大夫傳其疏皆躋
之侍御固負才然謙溫不欲居人右聞人譽則引身
退退如弗勝於是士大夫益賢其爲人王維楨曰夫
孤子語孝躋夫論步口言之身不能行之二者非也
能行之而獨能言之齊公是也今人望連帥方鎮力
求勇任畧無遜詞謂烜赫尊重得意也乃不省手權
而安所措設若齊公者豈非鮮哉

贈東菴先生攷績序

倭酋

今南京戶部尚書東穀孫先生者前爲南京工部尚書而攝兵部事其時會倭酋發先生請所振舉皆可明臣節翊國難余私爲記之云始倭酋來侵海上也衆不過數百人微眇耳海道以書白兵部先生得書輒大驚其時屬大暑而又暮夜先生立呼火草疏驛聞于上當此時客皆謂先生疏太遽且須之以觀其定先生固不肯居頃之諸道書旁午至或一日十數至上海言城陷太倉言城樓燬嘉定言城被攻甚殆賊衆見者至萬人其伏兵不知其數先生傳書令

諸大夫徧觀之。客前言先生疏太遽者，乃皆造門下謝。言先生識賊狀，覩後事，我等弗及也。頃之，有得賊謀者，白云賊且欲窺江上，不但已。先生惧，遂集諸守臣謀之。有一人前曰：苟必欲發兵，固須請，乃可耳。先生目言者，言者奉首還，不敢復爭。先生乃言曰：夫春秋之義，先發後聞，謂倉卒之變生也。獨柰何守膠柱之見，而不顧急難乎？于是自爲令，分軍爲六道，出屯戍要害處，而各置一將領之。而又爲之懸賞格，申罰科，旣已定，乃尅日行。宣言曰：有來撓吾計者，吾奏之。

不則與若俱伏矢石之下。毋令誤國。而徒自泯沒也。其日兵遂出。乃請糧于戶部。戶部予之。當出兵而行。都市中。卒皆練甲金戈。光燭雲日。父老觀者咸拊手嘆嗟以爲老且死。乃始此睹。何其盛歟。兵出可十日所。而倭酋皆回舟不來。先生禦寇。凡三疏。其二疏事既已斷。乃後奏焉。翰林王生曰。夫從古以來。負才之士。非少矣。在昔正德之季年。嘉靖之初。襁傳有樂平喬先生者。而又有儀封王先生者。二先生相攝而爲南京兵部尚書。南中人至今稱之。以爲當其時江南

保障東不在海，北不在江，在二先生之身焉。由今孫先生觀之，令與二先生出同時，當鼎足立。仕同地，當比翼奮，皆所謂上應四七，下乘五百之運者也。豈可數數見哉。孫先生攝兵部時，南中人咸事禱，願先生爲真兵部，已而改南京戶部，非其望矣。先生自爲尚書，三遷而滿，三年當考，臨行，王生送之曰：吾欲上書明先生之概，乞改玉授鉞以荅下情，惧人以我爲越俎，而阿私好也。吾欲纂述前事，寄勒石室，而身在江表，惧人以我爲賣直，而奪彤管之職也。故私獨記

之、吾且欲謁歸、將持而藏之名山、令後世有知者求焉、先生毋以我爲無益于公也、貳工部者、歐陽先生、見余記、語人曰、彼王氏記東穀先生事、信魁然大矣、然東穀前爲戶部、而值財用詘也、曾彥益巨萬之資以給之、旣改南京工部、又復省財、至不可勝筭、凡此皆大政、乃皆遺而不錄、何也、王生聞之慙、已自解曰、夫合浦之珠、網者詎有窮哉、則吾有遺錄焉、固也。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貴州巡撫

今 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

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今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天子然之，爲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爲南京通政，卽以其事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愈益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爲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爲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旣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

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此爲固。彼寬則稽首納貢，効款款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翱翔而不敢進，誠格于險也。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旣降，乃因其故，俗官之於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泐其意于萬分之一，則得矣。夫以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菅。

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至
衆而斯種頗內屬將因爲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勞
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
之也。間者乘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沅
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有識
之所謂舛也。夫古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
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僕聞法
緣俗立。順其俗。卽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
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其狴狴而爭。

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戀親戚，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卽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所以安之保之者，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顧獨念兵患輒動，動亦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公裁察而熟慮之，毋忽。

奉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京管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畧。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爲吏部侍郎。其秋

虜騎入關南，京師震恐。先生受詔督營兵以拒虜。

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天子賢

之，頃之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二如舊制，爲

三營而設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

爲佐理官。常是時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

○此○事○大○難○

○

罷黜臣不勝任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天子器先生愈益甚。而會兵部尚書缺。天子手批先生爲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遘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卽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宦在京師。故君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臨別。史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楨濫竽供奉之班。立在交戟之內。竊視。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

投其細。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揚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與焉。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為祥。亦罔不駭其為異。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氏復進也。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媿媿附時。捨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主上弃之如腐鼠。然誠見

其莫有賴也。故植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既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著爲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勢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于大辟。其明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爲給事中。有司以爲子儀名家子。年雖少。有大人風。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嘆。以爲難能焉。疏畧曰。今國家之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

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今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耳。外語籍籍。咸以爲有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

陛下卽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旣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關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况于作蠹耶。臣聞久服之裘必弊。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旣罷。則什伍充實。卽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豐其饋饌。時其練習。卽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彊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徒善爲容。難以効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

此○是○要○策○今○皆○兵○皆○

處行間蒞穰苴之畧者每營各置數人而罷今之善
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
距之卒奮所以懾外夷安中國滌舊耻伸新威計無
急于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忠于陛下故縷縷如
此夫撩蠶之尾必中其螫臣豈不恤願令戎事坐而
益壞矣願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
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洛下多
才名不虛矣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薊州總督

薊州故不置督府、薊州督府之建、則自今太華何公始焉、何公蓋嘗有名于嘉靖之初、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酋不敢窺大同、已而廢歸居關中、然何公才高、頗自負、以爲脫國有兵事、且更復問我、我臥未安也、客從關中來、言東陽輯寧、烽燧不燔、何公卽喜、或有警、輒愀然動容、若將持重畀已也、居二十九年、而爲嘉靖庚戌、虜酋擁衆、從薊州界入、殺掠數萬人而去、烽火徹于郊關、天子益憂之甚、詔薊州置督府、公卿大臣謹擇可者以聞、於是大宗伯徐公果乃

言何公已何公徵至。天子信宗伯言，陞何公右副都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以薊州兵屬焉。或言今何公守薊，虜酋必不侵薊，則西寇紫荊，東犯遼陽，必有之。莫如取三鎮悉屬之何公，則東西三千里俱安枕無事矣。於是何公奉詔領三鎮。初，何公之徵入也，縉紳之徒，故聞何公名，咸造門下請謁，座客常滿。客問計，何公頗道之。客見者，輒自以爲不及也。何公廢時，年尚壯盛，今其髮斑斑變矣。何公旣詣鎮，薊州巡撫都御史吳君、兵備副使王君，皆輒以事白，大槩言

什伍虛耗，塞垣不守也。何公太息焉，乃遂奏募兵築邊，及分區列戍數事。上皆允之。於是東接山海，西連宣大，亭鄣星羅，旗干林立，肅肅乎稱金城矣。是時辛亥春及夏而諸鎮防秋之兵四面踵至，悉聽何公計。何公則論較要害，部署兵將所宜。計定，下今日。不如今者付之法。其遼陽紫荊兩鎮遠，各以檄告設備。虜酋往來塞垣下，徘徊瞻顧，不敢入。既秋八月，虜酋度計困，乃遣使上書，乞修貢職，比三衛。天子不許。許金幣，市馬，且示羈縻，因以見我之廣大富厚焉。是

時屬有收禾稼登場馬不糞野長老頌德皆以爲得何公晚令昔年虜入而罹禍慘也於是吳君王君相與謀曰在晉有周有奏凱飲至之禮彼尙謂功成振旅也今何公在鎮不動衆不血刃而境內宴然如堵於古人且難焉其消日持觴壽之宜卽爲約書移兩鎮兩鎮報書如指兩君因問白何公何公曰未也往虜之入也云三衛有導者夫三衛者薊州之藩蔽虜東道之咽喉也誠與虜通謂之近憂急之則自撤其防寬之則長奸滋患柰何會有請征三衛者何公列

狀具陳其不可。卽其罪不赦。第擒其導者示警足矣。頃之，何公果得其導者二人，俘于朝。天子嘉其捷疾言効，乃進秩。廕子寵光大也。兩君因再白欲壽。何公曰：待之。卒不離次。將未釋戈也。卽觴之樂乎。乃奏兵近者歸伍，遠者歸鎮，各與犒乃遣。比十月督府甚閒暇，兩君率諸從事部下者持觴，觴何公。何公曰：諸君幸今日樂乎？故前爲壽也。吾且有萬年之憂四焉。夫三衛本狼子，以人畜之終難。一。邊人降虜者多。則我衆減。彼衆增。二。募兵實邊，非攻戰之資。三。遠。

道微卒疲於奔命。蔑吞虜之氣。四夫圖目前之急。而遺久長之利。非計也。何公且觴且論。至酒罷未已。月餘。王君以書抵史。楨述其觴之日。何公語楨。乃嘆曰。夫人苟以就功名。不慮其遺難於來者。衆甚也。乃何公獨念萬世計。古有社稷臣。至於公近之矣。何公爲人精妍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十鉅萬。一起而謀定疆場若此。人生遐不免于寒餓。進不能取尺寸之勳。安可比丈夫哉。楨何公之里中士也。相知特深。故云。而吾又嘆徐公知何公非尋常見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槐野集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參閱

王黃門奏疏

疏

王燁

陳膚見以贊修攘疏

制虜

蓋天下之事。貴於謀定而濟之以實。古豪傑之臣。不
動聲色。而應猝戡難。常有餘力者。由此道也。謀之不

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公事去矣。宜急而緩。則渙散頽弛。無以備不虞。古語有之。旱則資車。水則資舟。以待乏也。况涉河乏舟。登太行乏車乎。宜緩而急。則張皇迫遽。而反乖於事情。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攘禦之計。恐不能不勤。聖慮耳。以爲緩耶。則募兵買糧。內外切責。固宜矣。外此有糴通德倉糧之議者。有斂京師蓄產之議者。噴有煩言。何張皇至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爲急耶。則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

司計者、未見糧之所以備、不理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力雖勤而功愈塞、萬一有警、則秋期迫甚、不逞之慮、顧可以空言退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邊務之大勢、先爲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欲治兵、莫先於飽其氣、今萎而積弱、氣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事詢諸緣邊之人、率揜手感額、謂莫之敢撓、臣等雖甚罷駑、竊笑其說之卑也、夫括虜部而周數之、大約僅二十餘萬、而以驍悍自怙者、惟吉囊與俺答、阿不孩二部共七萬人、竊據河套、爲我門庭之寇耳、其

餘如亦克罕之荒昏。伯思罕台吉之庸瑣。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閭者。四十餘萬矣。衆寡之分。固已不論。若整我節制之師。驅彼嗜利易駭。沒無紀律之虜。一獸負矢百羣。皆奔矣。況仗 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哉。將謂虜之獷桀。猶豺虎之不可禦。虜信豺虎也。然執豺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獨非人乎哉。蓋智勇並用。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秋平定嵐石之寇。是又入奔之獸耳。以孤懸之虜。深入千里之地。內不知經幾巖邑。越幾險阻。使聞外有

人縱不能迎敵奮擊以揚我軍威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鋒時出掩擊以牽其四掠候其去而集厚陣以尾之遣驍騎而左之右之夜則多鼓鈞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則多張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徼之或閉其泉源收地以困之乘其困極而殲之虜固遺我之獲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懣焉者也雖然忘羊而補牢未爲晚也臣等恐牢之敝而羊愈觝逸耳夫秦晉之民古所稱尚氣槩勇力敢決者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弊

焉。勢之分也。法制之束之也。心之携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鐵以爲椎。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丈之則弱。堅可以伸之撓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邊分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分某兵於某處。按伏某兵於某處。應援某兵於某處。防禦崎零。隔越。正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矣。况虜騎之來。無慮數萬。而諸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頗牧復生。無可爲者。故不爲往昔揚琳孔璠溝之敗。蟻則爲近日丁璋石湖嶺之覆沒。勢則然。

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而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柴溝迤邐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賊竊窺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朔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衝也。大同固爲重鎮矣。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爲之翼。其次則偏頭寧武鴈門之兵。所當蒐補焉。花馬池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叅遊等官移鎮彼地。更增戍於安定柳

楊二堡以爲之翼。其次則定邊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於大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於花馬池。以遏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爲左援。而寧夏爲右援。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池之援亦如之。如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民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信地。而東兵以坐觀。不以虜已出境而返轍。以自適。如是則

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牽於東。則西兵偵探虜

原於一處入於每遠使各途以收張勢以誘我之探

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擣其巢穴。賊牽於西。則

東人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種

孽產蓄。如是而犄角之勢成矣。聯絡可也。設或羽檄

紛馳。而延調於戎裝之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掉尾

而去。則若之何。是在重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

信義之素孚。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

角可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機。二者皆取敗

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衝援偵探者之賞給。而使之

必明必信。則所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算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翁張運掉。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於不燠之虜。蓋寸寸而守之。不若扼其吭之爲要。惴惴焉以防其擊。固不若批亢擣虛之爲得勢也。此今日經略之要機也。若以爲固原之鎮。未可以謀遷。而花馬池之懸隔。未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延德而虜橫。今遷榆林。虜勢遏者。正得扼吭之策也。雖然。如法制之束。何哉。兵也者。將之利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

余前被之失策。恐未可也。

說者每第

以折軍之法嚴諸將領。夫兩軍相擣。鋒鏑交加。不死則傷。今禁將領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敗將。若謂寧拙守。無巧戰。一有驍果之將。出邊牆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戮議之。而何敢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與守。交相爲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是故有勇兵無勇將。有勇勢無勇制。率皆遲回顧望。以偷生免罪爲得計。養成偷惰欺慢之風。以銷縮其肅勃敢勇之氣。是猶持太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摩挞頓

挫持將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不得挫其手。何哉。蓋
豪傑之士。率有俠氣。不可繩檢。故古人見怒蛙則式
之。見螳斧欲擊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甲冑之士
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密其防。欲勇敢之不變爲
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士。固將昭軌物。引綱維。以
作法於下者。猶或自越於禮法之外。而乃以剪剪之
法。持百死一生之將士。不惟無以作其氣。亦恐無以
服其心也。臣等請除寡謀僨軍邀功浪戰者。罔赦。若
有雖折軍而奮勇克捷。雖出邊而具有成算者。悉從

寬假以放其驚擊虎搏之心。除貪殘刻軍逗遛失機者罔赦。餘悉簡節疎目治之。無責其成律。無持以細。以長養其投石超距曳乘掉鞅之氣。則沿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心之携貳。何將之與兵相倚爲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綏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譟。則憚役而狂駭。甚至執主帥加不逞焉。紀綱之不

振義方之不屬。至此極矣。爲之帥者。平居諄諄。翁翁以取其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敢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以爲恩。反疑阻焉。臣等以爲是不難。存乎其人耳。宋宗澤之撫楊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賊也。皆稱干戈與我。爲仇讐者。一入營勞來。而卽戴之爲慈父。卒效之死力。况邊士世受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鼻息於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在。孰謂終頑竟不可懷來耶。得若人焉。明之以信義。孚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

不懾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畏耳。將歌舞涕洟喜
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得而威之。臣等
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以招携。何
則。誠僞之分也。且養戰士如蓄獵犬。然終日發縱。指
示以馳搏狐兔。則精神鼓舞。各盡技能。而大有獲也。
不然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
氣。搏噬人矣。五代廂軍驕甚。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
劍治之。遂帖然定者。此明徵也。若延綬之兵。獨以忠
勇著。而獨有於衣食。抑揚勸率之道。似或闕焉。至

於治兵備糧。誠不以爲至急矣。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之議治兵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勤。而連亡繼踵。徒克吏胥之橐。爲生民一重擾耳。况風土不諳。甲冑不勝。而無濟於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大同之變。蓋常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伍之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撈餼耶。此皆不審事實爲空談者也。今之議蓄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例外發銀。言挖運則飛輓之費不貲。而京倉之儲有限。言發銀。則粟價翔

踊鎰爲銖用。雖竭帑銀以輸邊。譬之以石填海也。况
軍士所急需者。芟粟耳。芟粟告罄。積金如山。苟用哉
夫。然後知漢晁錯實邊積粟爲有見之言。固可務一
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今邊境
蕭條。沃壤盡弃。人散財匱久矣。何司計者不立根抵
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政之壞。由於法之廢。臣等則
謂必盡寬其法。而後屯政可舉耳。何也。利歸於下。則
不戒而人情樂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以
弛。故寬大之政。達人尚焉。而况於荒莽寒瘠之地。尤

宜施也。臣等聞待乍邊帥豪戶墾墾俱廣。不惟封其私圖。而且便於公糶。不惟大車小負爲度廩之克。而架梁防護尤足爲捍圍之固。鎖見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地之疏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之變。以此鼓衆怨。而遂歛然起矣。授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乏而人益攜。今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爲虜用者。其由來豈一日耶。言之至此。誠可惋憤。臣等乞 皇上渙發明詔。沿邊壞地。有能佃

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與爲業永不徵科其壯夫健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量給種具三時藝穫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劫將官墾藝廣者兼得多蓄死士以護其世業以壯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毋妄生擾害仍救撫巡等官時加優恤勞問如此則兵農錯布耕戰相協三年之內殷殷屯屯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優給於有事之日以恤兵事田畝者皆困倉糧不蓄而自克秉耒耜者皆干城兵不募而自

足。何此之不爲而顧爲不得已燃眉之計。空竭內儲。割心腹且無益肢體哉。若謂王制無不稅之土。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膏土茂田。忍捐於輿草之蕪。沒而固靳於我軍我民之播佃生息乎。忍容將領錙銖爲軍士朘削。而不欲其且戰且耕以自食其力乎。若謂懸甑待炊。不啻涸轍之鮒。而江西之挽。不及於救也。則挖運發銀。一二年間偶一爲之以拯其急。若以此爲蓄糧之長策。則非矣。至於勞來安定。尤在州縣親民之官。時其急艱而周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

勸督之。稽其夫家衆寡之數而什伍之。候其蕃殷。然後芻糗之儲蓄。民兵之調發。無施不可。而竊發之寇。可不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邇方州縣正官吏缺。擇進士之俊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皇上旣俯採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謂虜騎之咆哮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弓矢命中。則我兵不可支矣。如之何。臣等謂避所短而用所長。此亦兵家制勝之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能當車。蓋衝車奮擊。則整而銳。重車列陣。則固而嚴。聞近年固原等處。造有戰

車矣。何廢而不用乎。臣等讀史見宋順昌之捷。郾城之捷。皆步兵矣。以長刀巨斧。呼踴而進。虜固馬不及驅。矢不及發。而潰矣。何不倣而行之。徒專於弓矢之程。况戈矛戟戟。神鎗機砲。連弩之利器。虜豈有之。而遂謂不可支耶。縱馬之不可缺。則茶馬鹽馬。點馬牧馬之制。何盡廢弛。而顧紛紛於買馬。責豈無所歸耶。况孳蓄之馬。虺隤臃腫於江之南北。無濟於戎備。而徒爲民之巨蠹。是誠不可解也。調馬於邊。或於近邊之苑監。而歲解備用之銀於軍府。斯兼利於軍民矣。

臣等見弓矢之造徧天下。每郡計數千金。率爲姦胥

巨猾之欺冒。而徒以敝弓枉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

於戎備無絲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直。悉

定之法

解軍士聽其選。士精造。以便給用。茲不可耶。若謂馬

價弓矢之利。悉歸於邊。恐稽覆之難。而侵漁之弊。滋

此。又數米命婦炊之度。非所以語經略之宏規也。前

數事者在。皇上一號令舉措之間。惟得人而任之。

爲難耳。方軍情之未協。則撫綏訓定之爲難。方財用

之久匱。則濟量贏縮之爲難。方兵威之久弛。則鼓導

振勵之爲難。可戰而戰。可守而守。可進而進。可止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爲難。事變橫出。則鎮定整裕之爲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之以不匱之才者。鮮能堪此。責以紓君父之憂。故必採天下之公。極天下之選。如宋西北事。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績乎。若夫兵難遙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心腹手足之間。脉理之不貫。或有之矣。臣等請戰守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由彼制。可乎。做便宜署吏之意。文自守。巡以下。武自

叅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楊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卽報可乎。做市租皆輸募府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不以銖兩稽勘。使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請不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於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可乎。擬議貴精。咨訪貴廣。以禮敦辟名臣俊士。足爲主帥之師友。以贊軍機。如古幕府之開可乎。遠近士民有義勇絕倫者。許招致麾下。優其賞給。爲軍

鋒之冠。侯立戰功。奏請補用可乎。此皆朝廷馭將之大制。固非小臣所敢妄議。然皇上一振宏綱。以洗積習頽弛之弊。以建萬億年永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事柄之歸。不可以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等以爲議復河套於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爲狂易人矣。但兵也者。勢也。弛之則垂翅而委地。振之則動乎九天之上。信得豪傑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以俸河南地還之。陛下不然。吾所恃以限隔胡虜者。黃河一帶水耳。險爲彼據。

而二千里衍沃之土，使得以收收孕育於其間，異日醜類益繁，則驚橫益甚，其蠢動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固復我故疆，承先烈以固永圖，與好大喜功、快心狼望之北者異矣。至于郊垌密邇之遺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密爲之防，而欲倚爲緩急之用，井陘之役，夜半之噪，何如哉。疾癘已發，蓋不待徵，往鑒于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釁，潛移默奪，要在柄事者之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繫兵籍者，皆傭販之夫，將領承

世襲而司軍政者，率裙屐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已也。乞大賜振整，自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備不虞，則克詰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猶有說焉。急治其標，故不得已而投攻伐之劑。然保和榮衛爲元氣之護，良醫恒喫緊焉。夷狄其標也，民其本也。急於攘禦之策，而忘其輯寧之治。飢凶之謂何，而催逋之使，揚鑣兢馳于宇內，征督不已。繼之箠楚，箠楚不已。繼之械繫，有司承望以苛急。里胥夤緣以肆姦，民之騷擾不更甚乎。周書有之，用

顧畏于民瘼，是獨不宜深長思乎？臣等進此，猶有說焉。董正治官，乃肆征弗庭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今小大臣工，果能精白一心，罄竭忠悃，以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廉隅之無闕，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淆，切主憂臣辱之義，而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以勿傷，庶內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于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王黃門疏

卷五

平露堂